

元·高明著

古典文

學傳奇

燕
記
琴
子
箋

文光圖書有限公司印行

0013716

I237.2
811(2)

燕 琴 子 記 箋

元·高明著



S9008612



石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行印司公限有書圖光文

序

予與毛子德音交有年矣，其錦心繡口，久爲文壇推重；不幸兩目失視，乃更號聲山，學左邱著書以自娛。其郎君序始從予遊，予喜其能讀父書，以爲有子若此，尊人雖失視，可無憾焉。一日忽持其手錄第七才子書來告予曰：『此家嚴所口授，茲將付剞劂，乞一言以弁其端。』予取閱之，則批評高東嘉琵琶記也。夫東嘉之果得才子與否？吾未之敢知。琵琶之果得爲才子書與否？吾未之敢知。後之書比前六子之書，後之才比前六子之才，果相當無愧與否？吾亦未之敢知。但觀聲山之評，則見標新領異，發人所未及發，解人所未能解；又見其淋漓漓漓，爲天下勸義，傷悲之思，可以作孝，慷慨之志，並可以作忠。於是皇然動容，躍然稱快曰：斯誠才子之書也！已聲山之前，無評此書者；而作者之才不出聲山之前，未嘗無評此書者；而作者之才終亦不出自聲山評之，而吾讀之紉之繻之，始擊節而歎賞之，是琵琶之爲琵琶，非復東嘉昔日之書，而竟成聲山今日之書。

然則東嘉之果得爲才子也，後之書比前之書果無愧，後之才比前之才，果相當也，予特以聲山之文信之也。信之以聲山之文，而第七才子之名，聲山以屬之東嘉，予即以屬之聲山，夫豈曰過哉？乃或有爲聲山病者，忌才，天惟富之文，故奪之目，今宜收華斂采，庶幾日可望痊，奈何欲盡吐其胸中之奇，毋乃犯造物之忌，而其盲愈甚？予曰：否，否，左邱作史而盲，子夏不作史亦盲，盲豈盡文之故？且文之有裨風化，而起人忠孝者，其不爲天所忌，而適爲天所喜也明矣！至其標新領異之處，實能以慧眼施與天下之人，夫已則無目而能開天下之目，雖謂之未嘗無目可耳。況今天下盲於心者何限？以聲山之文破其盲，其功德正未可量。吾意目之奪於天者，繼自今天將終以目還之，未可知也。不然，天奪之其身，必報之後人，異日其郎君以尊人之文食報，請即以予今日之言爲券。

康熙丙午孟秋望日，葑溪浮雲客子題於衣言堂南軒。

序

琵琶記序

予幼時，即喜閱西廂琵琶記，每讀梵王宮殿月輪高，及蕭颯書齋，閱煞讀書客等句，以爲是愁人之筆，非導淫之書也。而琵琶用意尤純正，是寫怨之作也。毛聲山之評，復不減聖歎，至今日重展一過，而甚有感于予心焉。當予十餘齡時，異說尙未熾盛，天下猶崇讀書，敦禮教，曾幾何時？二紀以來，滄桑亟變，世局迴非，讀書種子將絕，禮教大防，一決萬仞，何所底止？昔高東嘉惡其友之附權相而棄糟糠，激於義憤，撰此書以諷之。今日無端而娶妾離婚，講戀愛，侈自由，數見不鮮，習爲故常，恬不知恥，不審亦有友人著書以規諫否？使東嘉見之，當謂破萬琵琶矣。蔡邕懷私遇而忘大節，貽譏士類，原不足道，宜其曰宋時已受誣，充厥趨炎附勢之心，安知不有如王肅入魏尙主，黃允更婚貴族之事耶？然後漢書本傳云：「邕性篤孝，三世不分財，居議郎敢諫。」亦有足稱者。彼王四功業無聞，望塵莫及。東嘉以邕託諷，尙重視之歟？典論「上洛都尉王琰，獲高幹，以功封侯，

其妻哭於室，以爲琰富貴，將更娶妾媵也。」世風不古，真有如王琰妻之憂，悔覓封侯之歎。叔季愈漓，即不封侯，亦多仳離一齊之義全忘，易嫁之風不恥，非孝忘親，蔑古荒經，對此琵琶，寧無愧色？序始氏曰：「琵琶一書，必真才子佳人方肯讀，彼不孝不義，不賢不淑之人，決不肯讀。」今世既無佳人，亦無才子，琵琶之書，愛讀者幾人？然安知無才子之自有才子，無佳人之自有佳人，愛讀此書者，或竟大有其人。男子之受絕于妻者，讀以自慰，女子之被棄于夫者，讀以寄怨，世之抱有離婚憾者，正不可不大讀特讀耳。此書係諷棄妻者，雖非爲離婚而作，然離婚卽棄妻也，棄妻必至離婚，世之離婚者，莫非貪利勢，溺才色，夫以是離，妻以是絕，毫無德義之可言，能合於七出之條者，蔑有也。嗚呼！天下其亦曷貴戀此不義之夫，眷此不淑之婦也哉？此書妙在牛趙皆有典實，特借一好趨炎附勢之蔡邕以當之。漢唐雜糅，作者明其意在彼而不在乎此，笨伯不解，目爲不經，故曹

清寅另作後琵琶記以正之，味同嚼蠟，一何可笑？書中寫趙五之苦，正以見王四之樂，五對四稱，影王四之妻也。王四後卒爲明祖所誅，今有王四棄妻之行，顧孰從而正其罪乎？版久漫漶，向無善本，不可句讀，曩日曾

校閱一過，茲據以略爲改正一二，恨尙未克悉爲整理，俟續得善本，以畢我願。
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九月，南匯朱太忙謹識。

考證

玉泉子鄧敞封敖之門生，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，牛蔚兄弟僧儒之子，有勢力，且富於財，謂敞曰：「吾有女弟未出門，子能婚乎？當爲君展力，寧斬一第乎？」一時敞已婚李氏矣，其父嘗爲福建從事，官至評事，有女二人，皆善書，敞之所攜行卷，多二女筆迹。敞顧己寒賤，必不能致騰蹕，私利其言，許之。既登第，就牛氏親，不日挈牛氏而歸，將及家，給牛氏曰：「吾久不到家，請先往俟卿可乎？」牛氏許之，泊到家，不敢泄其事。明日牛氏之奴，驅其輜囊直入，卽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，列于庭廡之間。李氏驚曰：「此何爲？」奴曰：「夫人將到，令具陳之。」李氏曰：「吾卽妻也，又何夫人爲？」撫膺大哭。頃之牛氏至，知其賣己也，請見李氏曰：「吾父爲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嫌不能富貴，豈無一嫁處耶？其不幸豈唯夫人乎？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，夫人縱恨於鄧郎，寧忍不爲二女計耶？」時李氏將列於官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。後敞以祕書少監分司，慳吝尤甚。

黃巢入洛，避亂於河橋，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，後巢寇又來，與元杲竄焉。其金帛悉藏於地中，並爲羣盜所得。

小浮梅閒話堅瓠集引唐人小說云：唐有蔡節度者，微時與牛相國僧儒之子繁同學，尋同舉進士，才蔡生欲以女弟妻蔡，蔡已有妻趙氏，力辭不得。旣而牛能將順於趙，趙亦無妨於牛，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。果有此書，則與琵琶記適合，惟唐人小說不知何書。考玉泉子所載於牛丞相女頗符，而蔡趙皆不合，未知堅瓠集所引卽此事否，恐亦不足據也。

黃溥閒中今古錄高明字則誠，登至正四年進士，歷任慶元路推官，文行之名重於時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，避世於鄧之樓社，以詞曲自娛。明初遣使徵辟，辭以心恙不就，使復命上曰：「朕欲用之，原來無福。」旣卒，有以其所作琵琶記進者，上覽畢曰：「五經四書如五穀，家家不可缺，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，富貴家其可。」

缺耶？其見推重如此。

曲苑叢談南戲始於宋光宗時，永嘉人作貞女王魁二傳，或曰濫觴於宣和，然自南度始盛行，號曰永嘉雜劇，又曰鶻伶聲。其始皆用宋詞，而益以里巷歌謠，不盡叶宮調，士大夫少留意者。元初北曲流行，風靡南土，宋詞遂絕，而南戲亦衰，順帝時稍稍復興，終不逮北曲。及永嘉高則誠造琵琶記，新詞妙律，冠絕當代，卓然與北曲並峙矣。

又臧晉叔云：自高則誠作琵琶記，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，以掩其短，世遂謂曲嚴於北而疎於南，而徐文長則謂此正則誠高處，則誠避亂四明，樸社撰琵琶記，坐臥一小樓，三季而後成，其桌按拍處，板皆爲穿，亦非不知律者。

小浮梅閒話元高則誠琵琶記本爲王四而作，記以琵琶名，以其中有四王字也。託名蔡邕者，以王四少賤，嘗爲人種菜也。按唐李肇國史補載「江西有驛官，以幹事自任，白刺史驛已理，請一視之，初一室爲酒庫，其外畫神曰杜康，又一室曰茶庫，復有神曰陸羽，又一

室曰釐庫，復有神曰蔡伯喈。」則蔡榮同音，沿誤已久。元曲以榮傭曰蔡邕，非無自矣。唯後漢書不傳云：「父棧亦有清白行，諡曰貞定公。」注又引祖攜碑云：「擲字叔業，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，長年七十九卒。長子棧字伯直，處俗孤黨，不洽於時，衆翼華髮，人爵不升，年五十三卒。則中郎家世，犁然可考，不似俗所傳也。」

顧曲雜言蔡中郎入贅牛府一事，人知賢者受誣，但其被誣之故，始終未明，或以爲牛思黯之女，或以爲鄧生事附會，如王弼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，而實未必然。又傳聞元人實有此事，蓋不花丞相偪狀元入贅，故作此以譏之。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，此說似近理。但余觀陸務觀詩，斜陽古道柳家莊，負鼓官翁正作場，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說蔡中郎。則伯喈受誣，在宋時已不能雪，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。弇州諸公辨證，徒詞費耳。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。

藝苑卮言高明撰琵琶記，填至吃糠一折，有糠和米一處飛之句，案上兩燭光，合而爲一，交輝久之乃解，好事者以爲文字之祥，爲作瑞光樓以旌之。太忙案舒

犀禪論曲絕句曰：卽卽搬演蔡中郎，樓上鐙花是瑞光，一曲琵琶差可擬，玉人初著白衣裳。蓋用此事。

三岡識略周達觀雜記云：唐牛相國僧儒，有子名繁，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，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，蔡已有妻趙氏，力辭不得，遂成婚。牛氏與趙相得甚歡，蔡後至節度副使，則誠蓋借用此事，乃必以邕名實之，可怪也太忙案此正明其著書之旨，在彼不在此也。

浪蹟續談云：蔡邕父名模，見後漢書注，其母袁氏，臨卿姑也，見博物志。琵琶記作蔡從簡，秦氏，其亦故爲悠謬，與荆釵記同一狡獪歟？

兩般秋雨庵隨筆高則誠琵琶記，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，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：「此殆指蔡卞事也，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，故人作此以譏之，其曰牛相者，言介父之性如牛也。」余曰：「若然，則元人紀宋時事，斥言之可耳，何必影借中郎耶？」先生曰：「放翁詩斜陽古道云云，則斯劇本起於宋時，或東嘉潤色之耳。」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，元之琵琶記爲刺王四，兩說並存可也。

茶香室三鈔云：朱竹垞靜志居詩話高明字則誠，瑞安人，顧仲瑛輯元者舊詩爲玉山雅集，中錄高則誠作，稱其長才碩學，爲時名流，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。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撰琵琶記者乃高拭，其字則誠，別是一人，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，蔣氏或有所據。按琵琶記爲高則誠撰，舉世皆知，今觀此則又有異說矣。

又靜志居詩話又曰：楊廉夫有送沙可學序，其略曰：某官來總行省事，求從事掾之賢能者，首得一人焉，曰沙可學氏，又得一人焉，曰高則誠氏，又得一人焉，曰萬元哲氏，三人者用而浙稱治，然則高明兼以政事稱矣。

俞蔭甫詩何當更訪西湖寺，尙有東嘉舊几無？太忙案：周樸園書影云：西湖靜慈寺有高則誠拍曲舊几。曲欄閒話琵琶記元末永嘉高則誠撰，百川書志作元永嘉先生撰，蓋因則誠永嘉人而隱其名也。此曲體貼人情，描寫物態，皆有生氣，且有裨風教，宜乎冠諸南曲，爲元美所極贊也。或謂爲王四作，故以琵琶隱王

四字，則誠原本，止書館相逢，其賞月掃松二闕，爲宋教諭所補，世以譏其非實。曲藻云：嘗見人歌浪暖桃香，欲化魚期，逼春闌，詔赴春闌，郡中空有辟賢書，心戀親闌，難捨親闌，頗疑下兩句意各重。又曰：詔曰書都無輕重，後得一善本，上二句作期逼春闌，難捨親闌，下二句作心戀親闌，難赴春闌，意既不重，而與上句各相呼應，益見得作者之工。太忙案毛氏云：前半段是賓，後半段是主，或將前後改作云云，便似有躊躇兩可之意，不若原本側重後段之妙也。今從毛氏，前說殆非。

黃九煙製曲枝語，余最恨今之製曲者，每折之中，一調或雜數調，一韻或雜數韻，不問而陋劣可知，卽東

嘉琵琶政自不免。

堅瓠集毛德音先生綸，學富家貧，中年瞽廢，同輩惜之，其妃亦有賢德，六秩雙壽時，同人俱以詩贈之，先生獨喜，汪嘯尹四絕句，詩云：兩字飢寒一腐儒，空將萬卷付嗟吁，世人不識張司業，若個纏綿解贈珠，久病長貧老布衣，天乎人也是邪，非止餘幾點窮途淚，盲盡雙眸還自揮，荆布藿鹽四十年，誰人知得孟光賢，至今還舉齊眉案，辛苦終身劇可憐，工容何事不如人，嫁與寒儒病更貧，垂老雙眉終日鎖，鶯花過盡那知春，四詩絕非祝嘏常套，先生所以獨喜之歟？先生有三國箋注琵琶評行世。

自序

太史公作屈原傳曰：「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悱而不亂，若騷者，可謂兼之。」予嘗以此分評王高兩先生之書，王實甫之西廂，其好色而不淫者乎？高東嘉之琵琶，其怨悱而不亂者乎？西廂近於風，而琵琶近於雅，雅視風而加醇焉。故元人詞曲之佳者，雖西廂與琵琶並傳，而琵琶之勝西廂也，有二：一曰情勝，一曰文勝。所謂情勝者何也？曰：西廂言情，琵琶亦言情，然西廂之情，則佳人才子，花前月下，私期密約之情也。琵琶之情，則孝子賢妻，敦倫重誼，纏綿悱惻之情也。亦有似乎風之爲風，多采蘭贈芍一詞，而雅之爲雅，唯忠孝廉貞之旨，是以同之情也。而西廂之情而情者，不善讀之，而情或累性，琵琶之情而性者，善讀之，而性見乎情，夫是之謂情勝也。所謂文勝者何也？曰：西廂爲妙文，琵琶亦爲妙文，然西廂文中，往往雜用方言土語，如呼美人爲顚不刺，呼僧人爲老潔郎之類。而琵琶無之，亦有似乎采風，則言不遺乎里巷，而歌雅則語多出於薦紳，是以

同一文也，而西廂之文豔，乃豔不離野者，讀之，反覺其文不勝質，琵琶之文真，乃真而能典者，讀之，自覺其質極而文，夫是之謂文勝也。有此二勝，而今之人但取西廂而批之，刻之，而琵琶獨置而不論，然則詩三百篇，竟可登風而廢雅，有是理與？予既樂此事之有裨風化，且復文情交至如此，因於病廢無聊之餘，出笥中所藏原本，參爲評論，口授兒曹，便從旁筆記之，更使稍加謬較，付之梓人。梓人請所以名此書者，予曰：西廂有第六才子之名，今以琵琶爲之繼，其卽名之以第七才子也可。名既定，客有詰予者曰：「此評西廂者，之以第六子名其書也，彼固儼然以施耐菴水滸一書，與莊騷馬杜並列爲第五才子書，而因以西廂配之者也，以彼意中所謂第七才子，正不知便屬誰氏，先生又何所見，而當之以高東嘉？」予笑曰：才亦何定名之有，客不記序水滸者之言耶？序中蓋嘗論列六子矣，而至於西廂，則稱是董解元之書，不聞其爲王實甫也。特以所批董解元之

西廂爲友人攜去，失其原稿，不能復記憶。又見世俗所傳誦者，皆王實甫西廂，而董解元之西廂，人多不經見。於是遂以王實甫代之。夫以施耐庵爲才，而繼耐庵者，未必爲王實甫，乃不難六之以實甫。然則以王實甫爲才，即繼實甫者，不止一高東嘉，而又何妨七之以東嘉哉？且夫才之爲也，鬱而爲情，達而爲文，有情所至而文至焉者矣，有情所不至而文亦至焉者矣，有文所至而情至焉者矣，有文所不至而情亦至焉者矣。情所不至而文亦至焉者，文餘於情也；文所不至而情亦至焉者，情餘於文也。文餘於情，而才以情傳，情餘於文，而才亦以文顯。夫文與情，即未必其交至，而猶足以見其才，又乃況於文與情之交至焉者乎？苟文與情交至，而尙不

得以才名，則將更以何者而名才也？乎？昔我先師孔子之刪詩也，頗登魯雅，登衛風，不遺秦，而楚獨無詩。越數百年以後，而司馬子長以離騷比諸風，又比諸雅，自是而江離杜若之辭，得續三百篇之末，不讓車鄰駟鐵之響，獨列十五國之中。嗚呼！由斯觀之，才若靈均，不幸而不生孔子之時，不克見收於孔子也，猶幸而生司馬之前，卒獲見賞於司馬也。情不可沒，文不可掩，而才亦不可以終遏，自古及今，才人未始不接踵而出，而特恨世無知才之人，故才嘗爲不知己者屈。然屈於不知己者，而終當伸於知己，屈於一時之無知己，而終當伸於數百年以後之知己，則予今日之以才許東嘉，亦屬附於史公之論屈平也云爾。

總論

琵琶記何爲而作也？曰：高東嘉爲諷王四而作也。嘗考大園索隱曰：高東嘉名則誠，元末人也，與王四相友善。王四亦當時知名士，後以顯達改操，遂棄其妻周氏，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。東嘉欲挽救不可得，乃作此書以諷之，而託名於蔡邕者，以王四少賤，嘗爲人傭菜也。趙五娘者，以姓傳，自趙至周而數適五也。牛丞相者，以不花家居牛渚也。記以琵琶名，以其中有四王字也。所謂張太公者，東嘉蓋以太公自寓也。又考真細錄曰：明祖彙刪元人詞曲，偶見琵琶記而異之，後廉知其爲王四而作，遂執王四而付之法曹。合此兩處紀載而觀焉，則琵琶記之爲王四而作無疑也。唯其爲王四而作，則意在王四，而不在琵琶，使東嘉而意在琵琶也者，則琵琶故事，莫若王昭君塞上所聽之琵琶矣。即不然，又莫如江州司馬舟中所聽之琵琶矣。夫昭君所彈，江州所聽之琵琶，是實有是琵琶之琵琶也。若趙五娘所抱之琵琶，則本無琵琶之琵琶也。今東嘉舍此實有之

兩琵琶不寫，而獨寫此烏有之一琵琶，蓋正以明其意之不在琵琶，而在王四也。意在王四，雖以琵琶爲名，而意不在於琵琶，則即以蔡邕爲文，而意又豈真在蔡邕哉？乃意不在蔡邕，而既偶借蔡邕爲文，恐不善讀書，遂誤以爲蔡邕之事，是將以譏切王四，而竟不免污蔑蔡邕，故東嘉於書中，特設爲必不然之事，以明明其事之非蔡邕焉。何謂必不然之事？曰：天下豈有其子中狀元，而其親未之知者乎？此必不然之事也。又豈有其處一統之朝，非有異國之阻，而音問不通，東書莫達者乎？此又必不然之事也。抑豈有父母年已八十，而其子方娶妻兩月者乎？若云三十而娶，則豈又有五十生子之婦人乎？此又必不然之事也。以事之必不然者而寫之，總以明其寓言之非真耳。然事之虛幻，因爲不必有之事，而文之真至，竟成必有之文，使人讀其文之真，而忘其事之幻，則才子之才，誠不可以意量而計測也。或曰：「東嘉初作琵琶記，以蔡邕爲不忠不孝，及

明祖既執王四後，乃改爲全忠全孝乎？予謂其說甚謬。琵琶非有二本，明祖所見之琵琶，卽此全忠全孝之琵琶也。東嘉寫蔡邕之不忘其家，不棄其舊，蓋欲王四之改過遷善，而以是期之，卽以是諷之也。迨乎諷之而終已不悛，故明祖執而付之法曹耳。不寧惟是，寫蔡邕之義，所以諷王四，寫牛氏之賢，亦所以諷不花氏也。凡君子之見人過而思救者，往往反其事以爲說，不欲斥言其非，有詩人忠厚之意焉。且古本傳奇寫生，且必成其爲生旦之人，而不寫作淨丑之事，近日填詞家，不審輕重，捉筆便寫，至若爛柯山之難乎其爲旦，鴛鴦棒之難乎其爲生者，斯固東嘉義所不爲也已。

或曰：『唐有蔡節度者，微時嘗與牛僧孺之子游，後同登第，牛欲以女弟字蔡，蔡已有婦趙矣，力辭不解。旣而牛能將順於趙，趙亦無妨於牛，爲一時美談。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。』予以爲其說又甚謬，若東嘉果爲唐節度而作，則以元入而寫唐事，又何所忌諱，乃不直指其事，而故託之於蔡邕？其託之蔡邕，則斷斷其爲王四而非爲唐節度無疑也。

凡作傳奇者，類多取前人缺陷之事，而以文人之筆補之，如元微之之於雙文，旣亂之，不能終之，乃託張生以自寓，反以負心爲善補過，此事之大可恨者也。故作西廂者，特寫一不負心之張生，以銷其恨。王四負周氏，又事之大可恨者也，故作琵琶者，借蔡邕以諷王四，特寫一不負心之蔡邕，以銷其恨。予嘗曠覽古今事之可恨者正多，今作雪恨傳奇數種，總名之曰補天石。其一曰汨羅江屈子還魂，其二曰博浪沙始皇中擊，其三曰太子丹蕩秦雪恥，其四曰丞相亮滅魏班師，其五曰鄧伯道父子團圓，其六曰荀奉倩夫妻偕老，其七曰李陵重歸故國，其八曰昭君復入漢關，其九曰南霽雲誅殺賀蘭，其十曰宋德昭勘問趙普，諸如此類，足補古來人事之缺陷。予方蓄此意而未發，及讀吾友悔菴先生所著反恨賦，多有先得我心者，可見天下慧心人，必不以予言爲謬，異日當先出一二以呈教。琵琶本意，止在勸人爲義夫，然篤於夫婦，而不篤於父母，則不可以訓，故寫義夫，必寫其爲孝子，義正從孝中出也。乃諷天下之爲夫者，而不教天下之爲婦者，則又不可以訓，故寫

一義夫，則寫二賢婦，見婦道與夫道，宜交盡也。是以其文之妙，可當屈賦杜詩讀，而其文意之妙，則可當孝經曲禮讀，則可當班固女史箴一篇，曹大家女論語一部讀。

讀書者當先觀作者所注意之處，如一部琵琶記，其前所注意，只在官媒議婚一篇，其後所注意，只在書館相逢一篇。蓋前則寫其辭婚相府，後則寫其不棄糟糠，如是而已。乃欲寫其辭婚，不得不寫其辭官，將寫其辭官，不得不先寫其辭試，既寫其辭試，因寫一通試之，蔡公寫一留試之，蔡母更寫一勸試之，隣叟凡此種種，皆因辭婚而添設者也。欲寫其不棄妻，不得不先寫其念妻，欲寫其念妻，不得不寫其念親，既寫其念親，因寫一代夫葬親之趙氏，寫一從夫省親之牛女，更寫一聽女迎親之牛相，凡此種種，皆因不棄妻而點染者也。而實則其所注意之處，只在一二篇，且不獨一部之中，其注意只在一二篇，即一篇之中，其注意亦只在一二句。得其注意之所在，然後知何處是陪客，何處是正主，何處是埋伏，何處是照應，何處是正描，何處是旁襯，何處

是倒插在前，何處是順補在後，豈特琵琶爲然，古今才子之文皆如是，惟有心者自解之。

才子之文，有著筆在此而注意在彼者，譬之畫家，花可畫，而花之香不可畫，於是舍花而畫花傍之蝶，非畫蝶也，仍是畫花也。雪可畫，而雪之寒不可畫，於是舍雪而畫雪中擁爐之人，非畫爐也，仍是畫雪也。月可畫，而月之明不可畫，於是舍月而畫月下看書之人，非畫書也，仍是畫月也。高東嘉作琵琶記多用此法，而彼僞父者，不知其慘淡經營於畫花畫雪畫月之妙，乃漫然以爲畫蝶畫爐畫書而已也，則深沒作者之工，良心苦也。

高東嘉作琵琶記，直是左邱明司馬遷現身，看他正筆首寫伯喈，次寫趙五娘，次寫牛小姐，次寫蔡公蔡母，次寫牛丞相，次寫張太公，既極情盡致，而更閒筆寫花，寫月，寫雪，寫琴，寫注，寫寒門，寫閨閣，寫旅次，寫考場，寫瓊林，寫早朝，寫花燭，寫義倉，寫墳墓，寫寺院，寫道場，寫書館，寫院子，寫梅香，寫老嫗，寫媒婆，寫里正，寫社長，寫糧官，寫試官，寫赴試秀才，寫陪宴官，寫黃門官，寫山

神，寫鬼使，寫拐兒，寫和尚，寫馬，無不描頭畫角，色色入妙，與所謂搏兔搏象，俱用全力者也。雖云搏兔搏象，俱用全力，而正筆閒筆，又有輕重詳略之分，正筆宜重宜詳，閒筆宜輕宜略。畫家之法，遠水無波，遠山無皺，遠人無目，遠樹無枝，非輕之略之，其理應如是也。蓋其注意者，只在最近之一山一水，一人一樹，而其餘則止淡淡着墨而已。今人作傳奇，往往手忙脚亂，不知輕重詳略之理，遂至賓主莫辨，其與琵琶何啻天淵？

琵琶用筆之難，難於西廂，何也？西廂寫佳人才子之事，則風月之詞易好，琵琶寫孝子義夫之事，則菽粟之詞難工也。不特此也，西廂純用北曲，每折自始至末，止是一人所唱，則其章法次第，井然不亂，猶易易耳。若琵琶則純用南曲，每套必用衆人分唱，而其章法次第，亦自井然不亂，若出一口，真大難事！試看李日華改西廂曲爲南調，雖便於梨園之唱演，然將原曲顛倒前後，畢竟不免支離錯亂，然後歎琵琶之妙爲不可及！

作文不難以豔語爲渲染，而難以淡語爲渲染，填詞不難以麗句入宮商，而難以平句入宮商，何也？蓋曲

之體，與詩不同，詩體直，直則貴其曲，能運曲於直中，乃爲妙詩。曲體本曲，曲則又貴其直，能運直於曲中，乃爲妙曲。不然而謳者，循腔按板，抑揚頓挫，每至有一字數疊者，若更以雕琢堆砌之詞入之，幾令聽者不知其作何語矣。琵琶歌曲之妙，妙在看去直是說話，唱之則協律呂，平淡之中，有至文焉。然琵琶之平淡則佳，後人學琵琶之平淡，則不佳，夫唯執筆學之而不能佳，斯不得不以雕琢堆砌，掩其短耳。

琵琶之平淡，後人勉強學之，究竟不能學者，何也？曰：惟其勉強學之，所以不能學也。文章之妙，妙在自然，昔人論草書法，謂如古釵腳，不若如屋漏痕，以其有自然然而之神化也。夫屋漏痕，豈可執筆而摹之者哉？

古之孝子義夫，貞婦淑女，其人與骨俱朽矣，而能肖其面目，傳其警歎，描其神情，令人如親古人於今日者，獨賴有梨園一技之存耳。奈之何今日作傳奇之人，但好寫神仙幽怪，男女風流之事，而不好寫孝子義夫，貞婦淑女之事耶？故傳奇必如琵琶，始可謂之不負梨園。

有倉父者，以琵琶之事，爲未嘗有是事，而不欲讀。夫文章妙於莊騷，而莊生之言，寓言也，屈子之言，亦寓言也。謂之寓言，則其文中所言之事，爲有是事乎？爲無是事乎？而天下後世，有心人之愛讀之也，非愛其事也，誠愛其文也。其文既爲他人所無，而一人獨有之妙文，則其事不妨便爲昔日本無，而今日忽有之奇事，固不必問此事之實有不實有也。若有此文，又實有此事，則無如左傳史記矣。而天下後世，有心人之愛讀左史也，爲愛其事而讀之乎？爲愛其文而讀之乎？苟以爲愛其事也，則古今紀事之文甚多，何獨有取乎左史也？其獨有取乎左史也者，誠愛其文也，非愛其事也，奈何倉父之沾沾焉，獨以事疑琵琶也？且彼倉父之讀書，亦有時不沾沾計其事者矣，何以見之？吾見其於神仙幽怪，男女風流之事，固明知其無是事，而仍喜讀之也。然則何獨至於琵琶所載孝子義夫，貞婦淑女之事，乃必以爲無是事，而不欲讀也？曰：斯固不足怪也。當日東嘉作此書，不寫神仙幽怪，男女風流之事，而必寫孝子義夫，貞婦淑女之事，是其意原以俟天下後世有心人之能

讀之，而初不願倉父之亦讀之也。夫天下後世之有心人，必其知文之人也，知文之人，必其知孝知義，知貞知淑之人也。彼倉父者，不但不知文，實不知孝如何，義如何，義貞如何，貞淑如何，淑則無怪乎其今日之不欲讀也。倉父今日之不欲讀，正此書之大幸也。此書幸而爲倉父所不欲讀，於是天下後世之有心人，咸樂得而讀之也。何也？蓋天下後世之有心人，固早知倉父所不欲觀之書，其書必非神仙幽怪，男女風流之書，而必其爲孝子義夫，貞婦淑女之書也。故惟倉父不欲讀，斯有心人所樂讀也，故曰此書之幸也。

善讀書者，一眼看去，便看出書中緊要處，因悟當時著書之人，亦只覷得此緊要之處，一手抓住，一口嚙住，更不一毫放空，於是其書遂成絕世妙文。今觀琵琶記，無一處不緊要，故無一處不妙，乃其所以妙處，只是抓住住，嚙得住耳。

文章緊要處，只須一手抓住，一口嚙住，斯固然矣。然使才子爲文，但一手抓住，一口嚙住，則一語便了，其又安能洋洋灑灑，著成一部大書，而使讀者流連諷詠

於其間乎？夫作者下筆著書之時，必現出十分文致，然後書成，而人讀之，領得十分文情。是故才子之爲文也，既一眼覷定緊要處，却不便一手抓住，一口嚙住，却於此處之上下四方，千迴百折，左盤右旋，極縱橫排宕之致，使觀者眼光霍霍不定，斯稱真正絕世妙文。今觀琵琶文中，每有一語將逼攔，一筆忽漾開去，漾至無可攔處，又復一遍，及逼到無可漾處，又復一開，如是者幾番，方纔了結一篇文字。正如獅子弄球，貓狸戲鼠，偏不便抓住嚙住，偏有無數往來撲跌，然後獅子意樂，貓之意滿，而人觀之之意，亦大快也。

才子作文，有只就本題一二字播弄，更不必別處請客者，如琵琶記吃糠剪髮兩篇，只就一糠字一髮字，便層層折折，播弄出無限妙意。如韓退之送王秀才序，始終只拈一酒字爲播弄，蘇老泉文甫字說，始終只拈一水字爲播弄，豈非出神入妙之筆？琵琶記亦用此法，其出神入妙，更爲過之。

琵琶出神入妙處，不特其運意，只就本題一字播弄，不必別處請客，卽其運曲，亦嘗就本題一腔播弄，更

不多換別腔。近日填詞家，每喜換腔，此皆因才短手拙，前曲只此一意，後曲亦只此一意，意無轉變，故不得已而借換腔以爲轉變。且不但前曲與後曲，不敢不換腔，只一曲中而依本腔，轉接不來，便思犯入別腔，甚至有二犯三犯者，此非其腔之多，正其筆之窘耳。若東嘉之慣用前腔，而腔同而意不同，愈轉愈妙，愈出奇斯，其才大手敏，誠有不可及者。琵琶文中，有疑合忽離，疑離忽合者，卽如幾言諫父一篇，偏不寫其從諫，偏寫其語言觸忤，却不料有聽女迎親一篇，陡然一悔。又如寺中遣像一篇，偏不寫其相會，偏寫當面錯過，却不料有兩賢相遊一篇，突如其來。大約文章之妙，妙在人急而我緩，人緩而我急之人，急而我急，而不故示之以緩，則文瀾不曲，人緩而我不故示之以急，則文勢不奇。今觀琵琶，其緩處如迴廊渡月，其急處如疾雷破電，其緩處如牛丞相營建康，多其繞折，其急處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，出人意外，豈非希有妙文？琵琶文中有隨筆生來，隨手抹到者，如正寫春花，便接說春事已無，有正寫夏景，便接說西風又驚秋，正寫嫦娥，却云此事果無憑，正寫囑別，